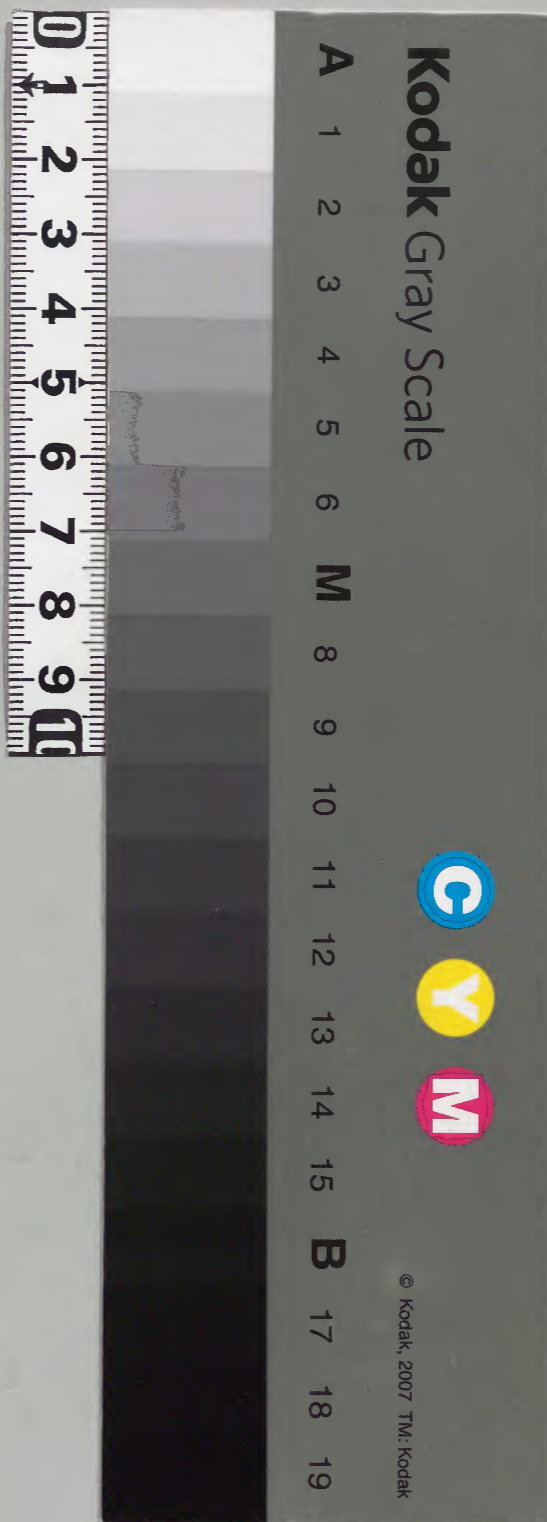


漢溪筆談

漢書門
二七九
九八
號類
三架
三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七九
號類
三架
三冊
函號
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98
冊數	3	(3)
函號	307	209



筆談卷第十九



器用

沈括 存中

淺草文庫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為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
此得古銅黃彝殊不知其刻畫其繁大体似繆篆又如
周禮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殫丸

突超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駢歸有牙角口吻
之象或說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
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荅鳴鉦荅
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土全部將名耳鉦中間鑄
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

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恠則鉦間所圖
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
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餘之則黃目
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
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為昔夏后
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
謂或曰禮畜鐘彝皆以木為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
可質如今人得古銅鐘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畜彝
以九為之一作九方傳却有瑤彝律以竹為之晉時舜祠下
乃菱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磬禮畜表作草椽
之象今世人菱古冢得蒲穀磬乃刻文蓬蓬如蒲花

數時穀磬如粟粒耳則禮畜亦未可為擗禮書言壘
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
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壘環其腹
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
相間為飾如の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
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一の
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壘字豔善若
人以此飾壘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
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為矢服卧則以為枕取其中虛附地枕

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葦地得一銅弩機其大制不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 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

施榦鏗以鏗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為利器宋末党項羞首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古劍有沉盧魚腸之名沉音湛沉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削劍為刃 柔鐵為莖榦不尔則多折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劍也 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禡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

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葦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罨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掩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古人鑄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現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此得古鑑皆刮

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古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基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究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趨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衷也熙寧中嘗募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亦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惟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二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鑑異者形制甚古惟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自注鑿端以望山之度擬之准其高下並用筭家句股法也太

申曰。往省格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一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要在機牙。其言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三連為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亦是句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棚。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予於閩中得一銅匱。其臂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注水匱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二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羨善鍛甲。鐵色青黑。蓋徹可鑿毛髮。以麋皮為紐。旅之柔薄而勒。鎮戎軍有一鐵甲。置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鑿。空為鑿。空所刳。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未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瘕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苟也。謂之瘕子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偽瘕子。雖置瘕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為之。皆無補於用。徒為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渠石。

下得拆玉釵刻為鳳首已皆破缺然制衣作精巧後人不能為也鄭愚津陽門詩云破簪碎細作銅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綫非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叢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予嘗見一玉臂釵兩頭旋轉開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為九龍繞之功伴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後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闔八吳人謂之作思愚頂惟宮室祠觀為之今入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嚴亮遷

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後於行陳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大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為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亢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筆談卷第二十

沈括存中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
得之而未嘗親見尤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
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九雷斧多以銅鐵為
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
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擊二水
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
乃妄也然高州有雷白縣是乃隣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

其深不可知。唐徐皓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久矣。鰻時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敬焉。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治平元年常州曰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

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鉄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閩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名為之傳其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某試教白黑某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枰某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真能知如李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指

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此
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
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且其鬼神
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
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
希齡衣服甚縵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
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
笑曰何為以黑塗髮須允駭焉以鑑照之上髮黑如漆矣
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
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髮及髮盡黑而下髮如雪又

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黔卒姓石能以瓦
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
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一有明字而變也遂授渤丹數
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
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為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未
見石者如市遂逃失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
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
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自有補年壽然不數年
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輩
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

呵

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眩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床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感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畚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庶齋中李賓客友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彫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太李君之家奉佛其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庶齋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舡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舡舡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紫罽薦之蛇伏其中舡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連蛇乃附一商入舡回南康世傳其封域至於洞連未嘗踰洞連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倏視肩_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月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經入

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
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烟暗爛然有光穿十
剪絲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
又過一花復變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采
紙簪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
中還蛇在舡後送之踰欵蟲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
與常蛇在舡後送無辨但蛇行必蛇而此乃直行江
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去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
閩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者數間
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墮藏子屢見之形類色理

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
窓間出赫然出咎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
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著諸器漆
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
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
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鏤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
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
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
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

自有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
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首有
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
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
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
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恠也曰往見
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
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公意乃笑何希文猶以生人
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哀使人馳
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
用復來文正駭焉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

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
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
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
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吳人鄭東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
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
過三十五歲真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莊
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
去東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
感哉乃從佛者首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
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帶介後

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
叙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
園面溪一亭潔飾東南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
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
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
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為墓
誌畧叙其事予與東甬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
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
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為不然事非前定方
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尤非先後
此理宛然孰觀之可論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
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
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宿命然罕與人知
言予辭從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講嘗學諸揭
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
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
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
十歲後當為地下取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
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裘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
數十日前曾與楊樂道相過去受命與公同職事所

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當心往錢唐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亦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涌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達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卽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却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虫也試取

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俸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覽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縷縷鞏固以物試快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其辭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害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爲嚴護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
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半此相奉然公方有官
職未可議此其世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
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論其言
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幾于頂後治不差遂自
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
謂僧曰君當送我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
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
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眾發之慎不可私發
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

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
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市
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
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
捐館凌乃爲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
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
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溫州鴈蕩山自大
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
飛履木屐木而過屐皆不動心疑其異入乃下澗中揖
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歲皆不答鬚
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 宋朝第六帝也

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以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其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運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諸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

上急使人追尋付內寺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

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丞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俱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欽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大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構一舍令門人陳若拙重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錫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

爲應允保運真君遣內侍康維持御書殿額賜之
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
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
康維表獻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
金有老鍛工畢外曾在禁中爲捷鍛金升去其法爲
爐竈使人隔牆鼓鞀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鉄
爲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九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
解鑿爲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
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
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王

清照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
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
夫家有一龜乃其祖伯虛已所得者蓋平七人之數
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
家至今置藏

筆談卷第二十



筆談卷第二十一

沈括 存中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縑縠自西望東則見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鍊都無所覩久之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

孫彦云虹雨中日影也

日照雨即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
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万家無一遺者至於卧內
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迹
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
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帝割身肉以
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為庸
施縣詳庸施之義亦与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庸施
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為
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昌
言鎮邠近乃壞奉國寺為倉葺尸毗墓得千餘碎炭
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長二尺餘髑骨大如

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衛牙長僅盈尺皆為在
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後夫爭取珍寶遺骸
多為拉碎但行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一作化夏元象
時為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為予言之甚詳至今天
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於譙臺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猶然如
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
此鏡甚薄畧無碑跡思非可合也就使一作鑄之則其聲
當銑塞今扣之其聲吟然一作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則
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因然
不測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

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
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
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持
竒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
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為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
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
畫扶踈類拍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
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
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
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為縉一楊元素繪并厚

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列南新縣民家柿^{一作新}木

軍旗

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
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

非僞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割
偶當天字^{作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

挺出半指許如^{一作木}來中之節以西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燭然就
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搵之其物在扇中潏漾
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

國大主家亦常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

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也歲秀列
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
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持
竒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
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為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
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
畫扶踈類拍棄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
弟教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
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
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蔭一楊元素繪并厚

之名絳五人者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列南新縣民家柿^{一作新}木

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

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

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割

偶當天子^{作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

杖出半指許如來^{作木}中之節以西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燭然就

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搥之其物在扇中澗漾

正如水銀而光艷燭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

國大主家亦常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

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

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益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瑩之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列錢僧儒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閩雷列奏牘有人為鄉民誣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臍炙之類者復為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竟腹中淫之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

自裂中出獄具案士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一作上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列八公山測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

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至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泥之可化牛痕正如握泥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非麟裏非號非妙

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裏號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子

金趙飛鸞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少裒金餅以賜侍兒私
婢殆此類也有二字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竹也色有紫艷
非他金可比以刃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
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成屑小說謂麟趾裏
號乃奉敬所為藥金方家謂之聿金和藥最良漢書
注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
害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
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親
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
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闈

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肅今謂之女公
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
其名有藻茂篆並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
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嘗以
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為雲氣所擁善鼓筆音調
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
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
神曰汝履下有織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躡而登如
履繒絮井之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
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記傳者甚
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夫

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梅逢萊
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
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
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
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復舊又有
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
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
徐德古過逆旅老婦想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古以棊
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
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注簿蔡繩予友人也

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問絕懷中常
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
文為時人聞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嘉祐中楊列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
澤中後轉入虜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
居民行人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
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
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
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香
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燦々有芒焰

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艇教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巨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為常。莫知何謂。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類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仙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形。類此。近之。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之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類不然也。

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記。向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畫過縣。亦髣髴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畧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開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之。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槐核。蘆根。地蟹一作地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既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一作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蛻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列丹砂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文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篋剔之出赤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介兩歲息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一作作字作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紆歸因出

市見鬻拄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神歸適有邑民為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賣買杖而鬻杖者已不見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執不可隱乃通隨州而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買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文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

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手平有傳字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更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戲塘有閩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厨陷柱中。揮劍一削。十厨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鏽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用中種諤亦高一劍。

可以屈置合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為也。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齊戒照之。當見前途。言此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史。嘗照之。見已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惟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

始宅成日官周宗曰此宅前河後一作直且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重繼之子宣亦謫居子厚有馬字之子厚又逐而予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為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使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為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魚其大如舡盡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半其身牙如鉅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銳利遇鹿豕即以尾掉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鼉其為鱷者

不過一二土人設鈎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蛮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此物即虎頭沙魚也能變虎鬣列文冠之後城壘方究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勸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眾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洛中地內多窟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
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
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信。人皆以妄
費。及宮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
皆為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恠。無人能
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
斷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窺識文書。皆非近
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
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
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

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
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列盛冬。濃霜。屋
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
見如此。度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
林木尤豐。未予到。秀列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
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
如海棠。萱草。葦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
生下。翻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摺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朔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莢。悉如人
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朔。蕃

戎拔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纓告耶

筆談卷第二十一

筆談卷第二十二

沈括 存中

謬誤 諸詐辨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
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
於用木為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一書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向一日忽
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
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
罪大念立 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

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
宥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
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障廟掩字自為之記
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取
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恠之予竊
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
為反坫耳

殿成式百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
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
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木

兩木尤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
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少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
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
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
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
其數百万上欲以賜輔臣以是其數晉公心欲之而
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
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
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罔上顧
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

奏惟有高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面覓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一作下上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嚮利者。

包孝甫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

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次杖。我亦次杖。既而包引囚問。果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棒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吏固難防也。孝甫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討。則以大舡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漸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速列餅茶。而漸茶未嘗供。真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

自國門挽舡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同所貢餘
者悉入私室博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列然自此遂為
葭運司歲例每葭運使入奏舡艦蔽列自泗列七日
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購得其籍言
兩浙棧紙三暖舡他物稱是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
也駭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
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音耶
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
右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

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
頗為詳洽嘗撰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
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
復敢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壘如蚌殼故
以為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太傅曰文王因於菱
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
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誤解之耳

李獻臣好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
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度參獻
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得之曰飡來未使臣誤意

殮者謂次公也。遽對曰：唯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
獻佳曰：不問孫待制官人殮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
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
杖為殮。獻臣掩口。官久誤也。問曾與未曾殮飯。欲奉
苗一食耳。

筆談卷第二十二

筆談卷第二十三

沈括 存中

譏謔 謬誤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
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恠不羈。謂主者曰：只
乞就本廂科次。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詭。曰：
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澗。涇渭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灑灑。灑灑。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
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

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
嵋在嘉州與韋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赤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
七尺無乃太細長也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
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
餠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之數足而名差牙者帳籍中謂之色繳暗
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此人於格合迂官
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叙致謚厚甚有可
觀王判擢年曰某年七十二尚能奉歐教人此轅門
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惟先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
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官多除中允
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
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
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吟修撰梅
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操觚循階而
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
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
南宗体式以為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
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尼迦葉披之

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少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
語曰向即不會用則不備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
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
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蠹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尔
多為蚊蠹所斃後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蠹所毒則狂
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
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日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
凌床子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向其所用曰此

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里子令相善有
邑豪修醮告當為都工部工簿有施利一客道士自
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里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
里子令封牒与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護有
云散衆棄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
觀与別觀不同非為稱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
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故貫
登科為徒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
卒

舊制三班奉職日俸錢月七百騎券由半斤祥符中

有人為詩題所在。開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
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竹羊肉幾時肥。
朝庭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一詩。
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住。是錢用，妻兒尚
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
喫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瓦熙
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
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為教人。曼卿是其
教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教人。
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体戴幘頭，復
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
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
羅祿卿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為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臺園
柙，牘得乾德中回南郊議仗使司牒，檢云：唯來文取
索本京大駕鹵簿，劫會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
中末帝將帶逃去，不知所在。

江南宋存立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
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

徐溫養子及僭號迂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
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
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台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
瞽作一詩紙鸞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
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
合何如海陵別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
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汎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存
後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訛謔題其傍曰混元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頰以此自負好附

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列丞相莊敏龐公知
湖列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於倡家顧謂一驢卒曰汝
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看來李二謂李
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尊醫適
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恠
使人捕得驢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
庖買飲食以紹坐客耳李乃杖驢卒使街司曰士人
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蒼卒遽行當
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
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

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
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
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少謂梅子為曹公以其毒望梅止渴也又謂鴛
為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燂鴛作書云醋浸曹
公一斃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筆談卷第二十三

筆談卷第二十四

沈括 存中

雜誌一

近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
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開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
城何迢迢迢隔河水近州秦北戶開防猶可倚乃
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近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
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憫而出土人以雉尾篋之
乃株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宿幄

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誠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
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川石液者是也
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少生於
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木盡矣
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
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太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
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無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
未老石烟多似洛陽塵

解州蓋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蓋南風其勢發
屋拔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
舖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蓋不得

此風不冰蓋大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
多大風雖不及蓋南之厉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
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
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
惹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
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喜帳宿
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
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
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
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

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高峻契丹
墳作墓有墓子皆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
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夫為勁
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
胡南與達靼接壤

予姻家朝歡即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
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詔蟬喜
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妾官詔蟬難之
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
而起徑歸不可面詔蟬追謝之遂名公才諭以女子
之意輒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

才仍囑王公曰朱嚴未授命而死法容拜奏公然之
爭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
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四門助教而死二醫
一官不可奪得况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
皆以板為簷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

以麻搗土世俗遂
謂塗壁麻為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兔取暗兔也但前足總寸許後足幾
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
契丹慶州之地大莫中予使虜日捕得教兔持歸蓋
亦雅所謂窟兔也亦曰蚤之巨驥也

雌螻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螻即詩所謂螻首蛾
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螻亦
螻之類也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未白
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園霜前
白鴈來即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
其泥數斛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
使至宿別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
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
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過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有銜螺蚌殼

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
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泥所涇耳堯舜
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
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河流今開陝以西水行地
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
然

唐李翱為來南錄云自淮汭流至于高郵乃汭至于
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
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
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教年少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

因汰沙，弄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致惜冒。一夕而斃。朱沙至良藥，初生嬰兒，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溫列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難^{作羅}漢諾矩羅居震且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蓋有鴈蕩，經行雲漢，龍湫宴坐雨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

峯，下有芙蓉駒，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峯，沿峭拔峻，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歸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崑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而世間溝壑中

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
天洞一作中午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
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
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是是恠也
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
之木天

嘉祐中蘇列峴山縣海上有一舡桅折風飄抵岸舡
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鞋角帶短皂布衫
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
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
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廉

表亦稱七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廉者舡
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
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酋善大夫韓
正彦知峴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之罷以手捧首
而顰意若懽感正彦使人為其治椀之舊植舡木上
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
復捧首而顰

熙寧中朱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
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
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
朝退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

副内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盃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纈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子家指南北者皆一作有此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信州松溪駟舍中有婦人顯壁教百言自叙世家本

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晚娘方三其名

日鹿生利月俸過作過令上道遂死于松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駟後山下行人過此少為之憤激為詩以吊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貧忍故作為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延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

如工巧純施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
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才能。亦自
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
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
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
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
為丙姓。吏部正貲即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
迂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
陽盧隴西李榮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
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
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議

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棄。大率高
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
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
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
崔靖恭楊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亦漸衰息。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
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牙一發。便長寸餘。
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
予山居有茶。崙奇。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
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園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燻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也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虫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針千萬蔽地遇子方虫則以針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虫舊曾有之士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鷲者其類相語謂之味軟

味音以

三館書有味

軟三卷皆養鷹鷲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玉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曾于蛛

網蛛搏之為蜂所螫跡地微傾蛛鼓腹欲烈徐行

隊

入草蛛噬芋梗微破以瘡就嚙屢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拚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鯉一食數升鮓鯉乃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葉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罽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會於玉堂使人買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揆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鱖虬然

無下筋處主人則捧而橫噬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泝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疔為害至烏脚溪使教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濡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踈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体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迂迤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

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

克用題名云大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

十萬回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鴈門今飛狐路

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

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西寨之間至代別今此路已

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

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

今有行宮

鎮陽沁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

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

言務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

山人常好與鎮人相唯雄中山地北園中亦有大池
遂謂之海子以歷顧之潭園予熙寧中奉使鎮定時
薛師政為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
王塚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數里頗類
江鄉矣

筆談卷第二十四

筆談卷第二十五

沈括存中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扣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
款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
如蚯蚓

太子中允闕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筭管
一吏人為虫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
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乃以藥傅其
創有腫起處以針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

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
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
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斛許令其惡飲初日疾減半
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
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為露水所
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頰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
棺槨輦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教漆棺以銀
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

景德中作祐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
郎官揚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國中元昊迂延遙立昊

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
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于厅其東屋
後若千百人鍍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
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寺獨居一樓上
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
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與師問罪弼
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凌遇野利革
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
自新元昊乃更稱元卒曩宵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
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眾元昊望
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

避之契丹不許引兵歷西師陳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九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迂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函致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獲其偽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吒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于寧令受使圖之寧令受聞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死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吒輩誅寧令受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吒相之有果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吒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

于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吒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吒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為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陴者彊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劄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坐下見其脫鞵血跪于蹠使人裹創昇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寧令沒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寃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

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
君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開萌訛。略知書私侍
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惟馬尾粗有戰功。然皆
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
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
說秉常以河南畝。朝廷其謀。洩青為梁氏所誅。而
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
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
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茨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
郝源。曾坑。其間又金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為

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 鉉山 縣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
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鉄釜。久之。亦化為銅。水能
為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
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
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為鍾乳。殷孽。春秋分
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蔭精石。皆溼之
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為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
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席符。其用則有圭璋龍席之別。皆櫝
將之英湯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旄也。予在漢東。

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
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
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如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
者。山國用琥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
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頌治京圻溝洫。權借浚
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圻民官皆兼溝洫
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
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埋澱。異時京
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陳治
汴渠。發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埋澱。京城東水門下

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
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
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
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
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
東數里。自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
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
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俟水平。
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蓋如階。陞乃量堰之
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為敬本。

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闈，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亦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為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客甚恭，親授君貺，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為燕主，有金盞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效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闈字道遠，咸平間有時名，與錢易、許洵為友。狂

放不羈，嘗為詩曰：「散拽禪師未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購甚急，闈乃愛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道遠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尔口啾啾，罰教臨老頭補衲。故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趁。出這老怪後會故，以四門助教，超之闈乃自歸，送信列安置，仍不懲艾。復為掃帚舞，謂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沒我。」以此為士人不遠故棄終身。江湖間惟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舡行可以為備。惟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羅難。曾聞江國賈人

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
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繫四際至地皆無雲
氣便可行至於已時即止如此無後與暴風遇矣
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
術

予使虜至右契丹界大薊芟如車蓋中國無此大
者其地名薊塔其因此也如楊列宜楊荊州宜荊
之類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者房賀
改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離畢
官名如中國執故官賀改支如執衣防周正裂小

木鑿以色綾木為之如黃茶貔狸一作形如鼠而大穴

居食果穀嗜肉秋作人火為珍膳味如靴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如公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
其始則教以侮文何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
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
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
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嘗
邀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
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
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為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入召對既入
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
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
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臘燭十
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
記文忠了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為
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
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
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當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
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
君臣奇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

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
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
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
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
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
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
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
卿等日久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
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
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文中之子述右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

一二耳聞中無螳螂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螳螂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怖物作怪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殿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思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為之極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特在銓班叙錄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

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日木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曰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居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以驛比至已斬諡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

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
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
人即預先告示

予奉使接過始為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編履
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
凍木屑不可為又鑿蠟為之皆欲其輕易費故也
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過州
皆為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州關右震動朝廷以
為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
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

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
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切責
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責文璉二官仍閣門祇
俟文璉泉別人康定中羌故泉州子尚識之文璉
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
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眾乃共推順
為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各具其家所
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
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
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百人所向別縣開
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

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為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桓殺璉自立三年桓死安南大亂久無首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為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為過惠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号大越熙寧元年偽改元寶象次年

又改神武日尊死子軋德立以官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号鸞鸞太妃同一作主五國事熙寧八年奉兵陷邕欽廉三列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列擒首領劉焚紀甲峒破机郎次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真衆殲于江上軋德乃降是時軋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列者本邕列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有福歸附補存福邕列衛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龍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列歸存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列漸

吞滅右江田列一路。懿峒。皇祐元年。邕列人歛中
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列孤立無所歸。
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列不肯下。反
欲圖交趾不克。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
具金函表投邕列乞歸朝。邕列陳拱拒不納。明年
智高與其四盧勳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
寨入寇。隔邕列大二廣。乃寶尚敗走盧勳等。收其
餘眾。歸邕列。丁廣河。至熙寧二年。勳等歸順。未幾
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懿達下廣源。
乃始得紀。以廣源為順。列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
者。甲丞貴娶李公蓋之女。改姓申氏。丞貴之子紹

恭又娶德政之子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為
婚姻。最為過惠。自天聖五年。丞貴破太平寨。殺寨
主李精。嘉祐五年。紹恭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
侵過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杞即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
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川山勞
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少。在營之日少。
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嘗在
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
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
使之。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

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尚恐熱構亂率衆
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導者乘亂挾其
主藏逋之子喃廝囉東據宗哥龜川城喃廝囉人
號瑕薩錢逋者胡言替普也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
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導姓李
氏喃廝囉立立導與龜川首領溫暗溫逋相之有
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
龜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導與喃廝囉
引衆十萬寇過入古渭列知秦列曹瑋攻敗之立
導歸及死喃廝囉妻李氏立導之女也生二子曰

瞎嚧磨嚧角立導死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董嚧
娶契丹之女為婦李氏失罷去為尼二子亦去其
父瞎嚧居河外磨嚧角居龜川喃廝囉往來居青
堂城趙元昊致命以兵遮廝囉遂與中國絕屯田
真外郎劉浚一作煥獻議通喃廝囉乃使浚出古渭列循
未邦山至河外國門寺絕河踰廓列至青堂見喃
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嚧角自死喃廝囉復取
龜川城收磨嚧角妻子質於結羅城喃囉死子董
嚧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嚧有子木征木征者華
言龍頭也以其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
頭龍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嚧死青堂首領瞎藥

雜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泊山董種之甥
征伏羌蕃部李戩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
篤種校瞎征居結古野河瞎征數與篤種及沈千
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
有巴欺溫者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
種河南之城遂三分欺巴溫木征居洮河洵瞎征
居結河董種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
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
檜木征毋弟結吳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種角降
盡得河南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塞至
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

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用人

范正言常言史稱諸者亮能用度外人者莫不
欲盡天下之才常患道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
度外人然後能用作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煩寧
塞圍之教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姚李氏得
梁氏陰事甚詳乃披衣登牌抗聲罵之盡發其床實
庸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
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
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

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筆談卷第二十五

筆談卷第二十六

沈括 存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麩服則着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
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也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
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
五臟圖亦畫二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
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
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
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舍氣呼
吸正如名家之鼓鞞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

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膚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
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
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為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
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
走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膚，猶如天地之氣貫穿
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
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于大腸，洞濕滲入小腸，此皆
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
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九質豈能至彼哉。此醫
不可不知也。予集靈苑方論雜舌香以為丁香母，蓋
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雜舌

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
華子云：雜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雜舌
香，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
今方書為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雜舌香，今五
香連翹湯無雜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為明驗。新補本
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雜舌香
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
以治疾殊極乖謬。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
級相為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
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

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
誤說也。設若欲改堅積，則巴豆、葶藶豈得不為君哉？
金瞿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瞿者，待其
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
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藥
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
者，莫如湯。欲留脾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
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
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也。近
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

力與丸散倍蓰。藥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此功
較力，豈敵湯耶？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
安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
芽，八月苗未枯，採撷者易辨識。早在藥則未為良時，
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
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黃、葷觀無苗時採，則實
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
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
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
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

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
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
四月花自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
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
筍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
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
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
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
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
稼則糞溉者先牙一丘之^木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
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
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
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
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
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
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鹿角自生
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
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
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
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為

此狀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藥大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麋鹿極大。而色倉麋黃而無斑。亦鹿之類。如玉其茸亦可瑩用。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介全異云。其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梗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

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葉似荷。青黃莖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

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
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
則角圻子如小扁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
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
是也。有實為苴麻，無實為棠。又曰牡麻，張騫始自
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
麻為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
赤箭別為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為
之。滋為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為之。

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為第一。此神仙補理
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沿夙良
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
不然。至如或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匹似，則用
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
菘為火蕪。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
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
蔓精也故有
二名。鶴虱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蕪法，乃是服
地菘耳。不當用火蕪。火蕪青草名，稀蕪即是，指膏
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為其

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為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遊檻之間莖如蒟蒻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澗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裂襖小墮其前則下刻其後則上刻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莖微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繫

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濁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鹹之類惟解州所出者為正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乃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若麩子麩子乃黍屬大雅維柎維柎維柎糜維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檣膠今多用此為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皺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知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

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暴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為海水曬曬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苦笑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

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
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
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
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鞣閩嶺人謂之餘粮本草禹
餘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
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
少葉標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也羅島其次上
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

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
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
按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